



永远的徐祥青

□汪志

农历正月十一的清晨，
象山县，大徐村。
空寂的四野，传来阵阵鞭炮和锣号的声音，
一只云雀尖叫着，
从挂满冰凌的松枝间，
“呀”的一声冲向铅灰色的云霄，
留给视线中一个别离的背影。
这大地已铺满了冬日的枯草，
空气中还弥漫着辞旧的味道，
是谁不和时宜地奏响了乐曲？
这是一支悲伤的曲子，
仿佛在喃喃自语，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远行？
这是一群悲伤的人们，
在这条冰雪覆盖的村道上，
不安地行进着，当着泪雨纷飞。

他们固执地以为这最古老的痛楚，
必定会到达天国里的每一个角落。
究竟，是谁在天使的阵营里倾听？
倘若我呼唤。
如果，这世上有永恒。
永恒，是因为人们希望这一刻静止。
静止的这一刻，
属于一个叫徐祥青的人。

在四十八年前的那一天，
东海之滨，礼孝人家，
大徐村远近闻名的“活雷锋”徐振伦家里，
传出了清亮的啼哭声。
徐祥青，
这个不平凡的生命奏响了人生的第一个音符。

人之初，性本善。
孝于亲，所当执。
人，为什么活着？
很多人为此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
在徐祥青这里，
是从儿时的《三字经》中开始了答案的寻觅。
在中华文化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
孝的故事源远流长、泽被千古，
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华夏人的启蒙教育。
远古舜君，孝感动天，
文帝刘恒，尝药侍母，
晋人孟宗，哭竹生笋，
琅琊王祥，卧冰求鲤……
孝，是文之本，孝，是礼之始。
孝，更是徐祥青生命的直觉。
尽孝，不是一家一姓的孝，
不是一时一地的举手之劳。
徐祥青的孝，是做人民的孝子。
人之本义，也许就在于此。

1985年，徐祥青参军入伍，每月8元钱津贴。
第一个月，
8元钱一分不少，全都寄给了村里的老人阿富公。
第二个月，依然是8元，
第三个月……
直到一年后，阿富公安然离世。

1990年，徐祥青成了一名人民警察。
一次处警，报案的老人蹲坐在泥地里失声痛哭，
一张100元的假币，夺走了他三个月的卖菜收入。
徐祥青，默默地收起假币，拿出100元钱，
告诉老人：你看错了，这张钱是真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大徐村的老人们多了一个儿子。
人们忘不了，
你编织的那些美丽的“谎言”，
这是镇里发的老人过节费，
这是咱家淘汰下来的电视机，
这是村里组织的免费旅游……

人们忘不了，
一次回老家过年，你看到山路崎岖，就一趟趟地把
路过的老人背回家。

那一年，遭遇台风侵袭，你光着膀子，一次次在风
雨里搬运救灾物资。

每一回带老人旅游，你鞍前马后、忙前忙后，把每
一个细节做到极致……

人们忘不了，
你的穿旧了的警服里面，藏着的那颗金子般的心；
你的饱经风霜的脸庞上，是永远不会褪色的笑容；
你的并不强壮的臂弯里，牵扯的总是老人的期盼。



在这人世间，
有人坚守理想，
有人醉生梦死，
有人安贫乐道，
有人自我放逐。
活着，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价值。
徐祥青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时刻，
也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
但他却在一件件小事中，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以至孝为纵线，以时间为横线，
徐祥青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平面。
可是，时间却成为最大的魔咒。

谁也不曾料到，
2013年的11月，一纸医院诊断书打破了所有的计划。
徐祥青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那时候，他还正在为老年食堂的筹建忙个不停，
钱不够用了，但施工可不能断，
门口的那条路不平整，要修补；
那时候，他心里还惦记着村里的两位孤寡老人，
每人家里要送去500元钱，
屋子里太乱得空收拾一下；
那时候，一次普通的体检，
一下子夺走了他灿烂的笑容，
曾经如此阳光的徐祥青，再也没有回过大徐村。
他已不能行走，
他已不能言语，
他已不能呼吸，
他已不能行动。
可他，还有爱。

人，为什么活着？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在柯尼斯堡，是康德墓碑上的两句箴言，
在塔希提岛，是金色斜阳里的三个问号，
在汨罗江畔，是凄风苦雨中的萧瑟诗篇，
在龙场驿站，是林间月影下的苦苦追问。
祥青说，这很简单啊！
子欲养而亲不待。
祥青说，尽孝道要趁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祥青说，老人需要更多关怀时间；
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祥青说，要想到老人的心里去。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回答。

如果，这世上有永恒。
永恒，是因为人们希望这一刻静止。
静止的这一刻，
属于一个叫徐祥青的人。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徐祥青的支点，在哪里？
这是2014年2月5日的16时40分，
时间在此刻停顿，
停顿即成为永恒。
世间再无徐祥青，
世间永留徐祥青。

长篇人物通讯《徐祥青》 详见15~13版